



831601





極也虛

處而難得

靜矣靜則精

者至貴也故

潔則神不處

也其所以知此也不

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

無藏則奚設矣無

虛矣天之道虛其

管子

卷

位趁無所位趁故

舍物得以生生知

得也者其謂所得以

之謂德故道之與德

之禮者謂其

者因人之情

者謂有理也

出乎義義

出不得

督乎法

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

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

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

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言無形也四海

道虛地之道

過故曰不

者智之

管子

耳目也

名此言不

務名督言正

者以其爲之人

應之道也無爲之道因也

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也

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

故者也聖人無之無之

者萬物

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
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

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

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

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

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

虛不虛則件於物矣變化則爲生

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

管子

卷十三

五

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
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

萬物異得自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

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母以官亂心

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

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

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

截

石

治

一平

母問於

得鬼神教之

氣能變曰精

也極變者所以

煩執一之君子執

管子

與同光天地之

安是國

者心也治心

故功作而

所以危者非

至不至無非

非道也聖

亾與

人能



方鏡大清者視也

知天下通於四極

容可知於顏色善言

害於戈兵不言之

日月察於父母也

附暴王之惡天

爲愛刑之不

之末也凡

以喜樂

管子

若敬外也

無利心豈

意以先言意

之形過知失生

稟遂通泉之不

固是故聖人一言

白心第三十八

建當立有以靖爲

能久非吾儀雖利



道雖利不取

天不始不

計實卒其所

其情索其端

地化物多者

火然而天不爲

一人枉其法

亦行其所

衆矣是

管子

自治之

人無事不

知時以爲度

足兵之出出於人

道德之來從

義不可強

而卑義信

卑卑之餘

之不聞不足



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
反其身不免於賊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
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不日不月而事以從
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
名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能者
無名從事無事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孰能法
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故曰美
哉弗弗故曰有中中有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故
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
還與衆人同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成
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日極則仄月滿
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能已無
已乎效夫天地之紀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
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無以旁
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萬物歸之美惡乃
自見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
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
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夫雷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擡之夫或
者何若然者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灑乎天下
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
知其時薄乎其方也韓乎其園也韓韓乎其得
其門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
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當生者生當死者
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置常立儀能守貞乎
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
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
管子

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不發於
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及至於至
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
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
觸解不可解而後解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
解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善不善
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
無已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
物爲策孰能奔刺刺而爲愕愕乎難言憲術須

同而出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故曰知何知
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自知曰稽知人
曰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內固之一可爲長久
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四璧而
知請壤土而與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
適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
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
與衆人同道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
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

吾知生之有爲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
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
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
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
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
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弃近而就遠何以費
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六合以考
內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旣知行情乃知養生
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執儀服象敬迎來者今夫

來者必道其道無遷無行命乃長久和以反中
形性相葆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
其端而固其所守責其往來莫知其時索之於
天與之爲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語若
大明之極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同則相從
反則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
也

管子

卷十三

十三

管子卷第十三

無憂無爲命以是也

管子卷第十四

明新安吳勉學校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
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
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
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
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
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
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
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
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
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
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
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
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
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

而不感義也廉而不劇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伏闇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

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螭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

管子

卷十四

三

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亾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

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沮寂而稽淤滯而雜故其
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
雜故其民諛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
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
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以
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
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
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
在水

管子

卷十四

四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今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
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
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
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
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
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
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

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爲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贏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耘樹藝正津梁脩溝瀆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爲風是故春行冬政則

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含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脩溝瀆復亾人四政曰端險阻脩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魔天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脩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

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膚其德和平用均
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
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
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夏行春政則風
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
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
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三政曰
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
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
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
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
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
旅聚收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
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
克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禁行
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
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圍小辯鬪譯蹠二政
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

曰補缺塞圻五政曰脩牆垣周門閭五政苟時
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
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號令脩禁徙
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
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
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爲寒冬行春政
則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
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
曰善順陰脩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

管子

卷十四

七

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
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
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
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
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
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
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
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
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

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
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
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
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德出
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
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
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
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爲
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
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管子

卷十四

八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
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終者九也
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六
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銜天地也天
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爲父
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以總一統通乎九制六

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脩槩水上以待乎天董反
五藏以視不親治祀之下以觀地位貨暉神廬
合於精氣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經審合其聲
脩十二鍾以律人情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
有德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
於民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
離通若道然後有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
黃帝澤叅治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
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
管子
卷十四
九
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
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
使爲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辯
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
馬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土師也
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
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
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

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
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
天地之美生日至賾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
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秘
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
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
草木區萌贖蟄蟲卵菱春辟勿時苗足本不瀉
籩穀不夭麋麋毋傳速亾傷繯祿時則不凋七
十二日而畢賾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

管子

卷十四

十

內御令掘溝澮津舊塗發藏任君賜賞君子脩
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命行人脩春秋之禮於
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則天無疾風草
木發奮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
畢賾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
不誅不貞農事爲敬大揚惠言寬刑死緩罪人
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
靜居而農夫脩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粵宛草木
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

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
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
而薦之祖廟與五祀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
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
馬銜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脩於四境之內諛
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然則晝爰
陽夕下露地競環五穀鄰熟草木茂實歲農豐
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
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其氣
管子

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數剝竹箭伐檀柘令民出
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
藏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牘媿婦不銷
弃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
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
危家人夫人死不然而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
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脩宮室築
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睹庚

管子卷第十五

勢第四十二 論勢 新安吳勉學校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戰而懼險此謂迷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茫必其將亡之道動靜者比於死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距動誦者比於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知靜之脩居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成功之道羸縮爲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故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羸羸縮

縮因而爲當死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
聖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
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
象不敢以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
漬作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行於不敢
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故不犯天時不
亂民功秉時養人先德後刑順於天微度人善
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勝
管子

卷十五

二

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
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
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獸獸走而有伏網罟
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德大
武三會而偃武與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
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

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
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慈無好無惡萬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
以過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
命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過之以絕其志意
毋使民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明之以察
其生必脩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
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
不爭罪人當名曰刑出令時當曰政當故不改

管子

卷十五

三

曰法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立常行政
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
慎乎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
乎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守
慎正名僞詐自止舉人無私臣德咸道能後其
身上佐天子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
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

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不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管子

卷十五

四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

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
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
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竒術技藝之
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
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
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
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
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
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

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
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周
書曰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
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羣臣不用禮義教
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
法者不可恒也存亾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
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法
古之法也世無請謁任舉之人無間識博學辯
說之士無偉服無竒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故

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
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夫法者上
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
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
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強富貴私勇者不
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竒物不能
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
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今天下則不
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

管子

卷十五

六

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強富貴私勇
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
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翦公財以祿私
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
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
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脩通輻輳以
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故曰有
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
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

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

管子

卷十五

七

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

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
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
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
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
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
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
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
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
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
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
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
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
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踈遠近貴賤美惡
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
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
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
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安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一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凶今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

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爲匿是忌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

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
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
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
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
官爲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
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
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
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
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管子

卷十五

十一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二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
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
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
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脩道誅殺
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
不能毋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民已侵奪墮
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
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

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今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

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

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
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
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
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
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
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
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
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
管子

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
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
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
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
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
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
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
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
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

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
察也

管子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
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
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
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
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
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

管子

卷十五

十四

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
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
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
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
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
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
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

事未作舍本事而事未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
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
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
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
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
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
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
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
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
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
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
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
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
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
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
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
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
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

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
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
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
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人
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
變俗易習馭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
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
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
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
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管子

卷十五

十六

管子卷第十五

管子卷第十六

明新安吳勉學校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刑

管子

卷十六

一

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

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
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
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
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
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
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
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
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

管子

卷十六

二

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
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
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
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
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
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
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
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

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
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
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
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
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
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
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
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
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
管子

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

管子

卷十六

四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

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
平正擅匄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
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
匄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
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
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
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
骨枯而血涸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
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飢
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
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遯竭大心而
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
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
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
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
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
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
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

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
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封禪第五十

禪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
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
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義封泰
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

管子

卷十六

六

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
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
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
侯一臣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
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
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

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管子小問第五十一

禘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柰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

管子

卷十六

七

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亾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厚而勿欺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

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
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桓公
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
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
貨察圖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竒公
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
則天下不足識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夫民不
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
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
管子

卷十六

八

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使民必死必
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
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
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
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
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
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
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管仲對曰夫寡

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
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
疾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止
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驚距故聖王之牧民
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
之管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
以行之也桓公曰請問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
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
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

管子

卷十六

九

人仁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桓公曰
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
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
不爲民患百川道年穀熟糴糶賤禽獸與人聚
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
厚收善歲以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
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飢
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

食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土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

管子

卷十六

十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桓公曰我欲勝民爲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䟽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

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及於身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仲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卷十六

十一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祝鳧已疵獻胙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泚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管子

卷十六

十一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駒駒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墮

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
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
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
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
走馬前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
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
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

管子

卷十六

十三

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
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
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
也又而入於其無禮王之昔典而登山神見且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
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
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
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
干國多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

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
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
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
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君之不期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
國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與之分級
而上問焉日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
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

管子

卷十六

十四

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
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
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緣經之色
也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
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
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
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曰哉哉乎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受祿千鍾公以

管子卷第十七

明新安吳勉學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稷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疾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績明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閭故曰秦則反敗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

管子

卷十七

一

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許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亾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奢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

管子

卷十七

二

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

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
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舉事不時必受其
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商宦非虛壞也法令非虛
亂也國家非虛亾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
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
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
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
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
夫亾國踣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
管子

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
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
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
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
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
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保大衍伐大
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
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毋赦過釋罪緩
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故春政不禁則百

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
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
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
樹火暴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
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騰墓
山多蟲蠹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
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
者追寇之馬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
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

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夫法者所以興
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
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
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
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
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
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
慎權上下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
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

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數出重
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明王知其然故見
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
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
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
於上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故君法則主
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
言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
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

管子

卷十七

五

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
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
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
上故上僭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
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
重賦歛多兪道以爲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
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
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
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

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毋動爲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禁藏第五十三

稊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

管子

卷十七

六

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夫

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

管子

卷十七

七

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

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
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
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
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
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
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
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
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
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

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
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
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
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
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
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故凡治
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
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
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

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
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
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
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
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
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爲國
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心而爲紀法令
爲維綱吏爲網罟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
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鈔耨以當劔
戟被箠以當鎧鑄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
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三月蒞室爨
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
塞久禱以魚爲牲以麋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
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天英毋拊筭所
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
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
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
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

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
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
急冬閑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
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蓄蕃息國富兵彊民材
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
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
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
亾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兵
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
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
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
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
亾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
來故民無流亾之意吏無備遷之憂故主政可
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
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
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
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

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麻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

管子

卷十七

十一

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增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遺以竿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謀謹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

五者謀功之道也

明新安吳勉學

八國第五十四

群篇五

人國四節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

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耦六曰問疾七曰

通傷八曰恤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屬

老者皆老也

無從三月有

九

管子

卷十七

十三

管子卷第十七

管子卷第十八

明新安吳勉學校

入國第五十四

禱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
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
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
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
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
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
管子
卷十八
一
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
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
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
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
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
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
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
寒身之腠胔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

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徧枯握
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
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
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
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
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
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入
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
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
管子

卷十八

二

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
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賔客絕糧食
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
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
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
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
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禘篇六

主位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須

主明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竝進則明不塞矣

主聽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管子

卷十八

三

主賞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

主問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主因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

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脩理故能長久

主周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主參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

管子

卷十八

四

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督名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桓公問第五十六

稭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

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

管子

卷十八

五

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而具於外真襟篇八入亦張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

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州者謂之術不滿
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
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以奉
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
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爲之
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闔地高則溝之下
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
以爲固也歲脩增而毋已時脩增而毋已福及
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

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
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故善
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
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
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
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
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
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
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

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澗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篲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卽控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令

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
繕治者給卒財足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
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
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
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
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
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
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
函板築各什六土車什一雨葢什二食器兩具
管子

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後常令水官吏與
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
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常以冬少事
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
之唯母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
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
倍故常以母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
母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
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料列之時也

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
事未起草木莢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
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
剛令甲土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
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
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
荆棘以固其地禡之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
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徃徃而爲界可以毋
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

管子

卷十八

九

疾疠殺草蕨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
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
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
露屬天地湊汝利以疾作收歛毋留一日把百
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
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工之事亦
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
實熟利以填塞空郟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
權衡虛牢獄實倉倉君脩樂與神明相望凡一

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天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

管子

卷十八

十

之家起火爲温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

管子

卷十八

十一

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九

明新安吳勉學

地員第五十八

稷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其木宜蜃菴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疆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

管子

卷十九

一

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膺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膺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樵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蕒藿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萃菑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

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
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
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
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
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
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
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
是成角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

管子

卷十九

二

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
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
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
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
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
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
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

下清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
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
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
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
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
櫛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
魚腸與蕪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
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
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兢與蓄其木乃格鑿
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蓄與蕪
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
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
於攣攣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
藿下於萋萋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
於桂桂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
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
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朒剛而不韌

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
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衍其
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檠其
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
箭藻龜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
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
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溼而不澤無
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
管子

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
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忒橐土蟲易全處悉剽不
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蝕莖黑秀箭長五
沃之土若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
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其梅
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
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
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
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

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端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麋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入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疥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忒以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甕槽檀其山之淺有籠與

斥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棟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臯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童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蔗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休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欄葛絨莖黃秀恚目其

葉若死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
謂蔭土蔭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
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絀莖黃秀以慈忍
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
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
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葉如藿葉
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
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
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忒五忒之狀廩焉如盭潤
管子

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蒼細
蒼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塠五塠之狀累累如僕累
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
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
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
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管子

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坵以
臞墾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
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
五鳧之狀堅而不酪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
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

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禮記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

管子

卷十九

八

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先菜羹羹馘中別馘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
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
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噤之視同噤以
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
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歛祭先生有命弟子乃
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擘羹不以手亦
有據膝毋有隱肘旣食乃飽循呬覆手振衽掃
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
於賓客旣徹并器乃還而立凡拚之道實水于

管子

卷十九

九

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
襟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
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
徹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
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
之旣拚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
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
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

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
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先生既息
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
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七

禘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禘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禘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

卷十九

十

外男雜策六十三

管子雜一

問霸第六十二

禘篇十三

箭良策六十一

禘篇十二

言部策六十

禘篇十一

管子文脈

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

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先生既息

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

管子卷第十九

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

管子卷第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明新安吳勉學校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

管子

卷二十

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忤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

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

管子

卷二十

二

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

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
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
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
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
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
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
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管子

卷二十

三

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
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
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
則威廢蛟龍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
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
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
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

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

管子

卷二十

四

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亾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亾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

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
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
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
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
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
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
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
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

管子

卷二十

五

試民自試不勞民自循故曰上無事而民自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益其民
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
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
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
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
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

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
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
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
加於百姓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
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
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誣而無所定
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
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管子

卷二十

六

行道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
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
之集道行不顧無難去豨大蜚誣而無所定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
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
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
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
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
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亾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管子

卷二十

七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鈞繩故

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
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
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
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
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
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
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
管子

卷二十

八

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
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
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
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
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
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
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

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憂五政皆於而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
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
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
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譽之人
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
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

管子

卷二十

九

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
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
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
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
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
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
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

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量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管子

卷二十

十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實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
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
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
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
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
其聖養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
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
養食者不肥體也

管子

卷二十

十一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
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
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
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
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
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
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
長而蝮蟻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

人之所短也以蝮蝮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蝮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懈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一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以規矩爲方園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

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
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
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
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
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污辱生矣
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

管子

卷二十

十三

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
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
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
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
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
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
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
虧衣冠情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
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
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
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
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
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

管子

卷二十

十四

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
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
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
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
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
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
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

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

管子

卷二十

五

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

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亾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

故明主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天子之親賦土之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咎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咎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管子

卷二十

十七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武賢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壙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

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
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
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
之困辱而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
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
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
交雖善不親

管子

卷二十

六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
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
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
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
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
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
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

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
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
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
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
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
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
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

管子

卷二十

十九

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
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
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
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
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
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
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

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

管子

卷二十

三

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其言故於不計於媒國效有患則莫之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

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管子

卷三

三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
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
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
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
有國者之大禁也

